



舌華錄卷之三

新刻

東坡

誰士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勾吳具

苑鹿長叅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冷語第六

吳苑曰冷者暖之反春風至為暖暖則散色
為花散香為氣有目有鼻者莫不覩不嗅焉
冷則為藥為苞色香雖具即鼻通目明者了
不能得是冷者非含藏之義乎故水冷則結

雲冷則痴一結一痴皆含藏之義次冷語第
六

王介甫與蘇東坡論楊子雲投閣爲史臣之妄
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所誣蘇曰軾亦疑一
事荆公曰疑何事蘇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
不聞者莫不掩口而笑

武林張卿子有野花詩十首佳極盛傳一時人
目之曰張野花卿子善病常數年不出戶面
孔黃瘦人復有見之者曰是野花張也

妙絕

唐中書令王鐸文儒出鎮渚宮爲都統以禦黃
巢攜姬妾赴鎮而妻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
道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
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請曰不如降黃
巢

宰相王璵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扣右
丞相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桓靈寶征殷仲堪道出廬山因請遠公語次及
征討之意遠不答又問以見願遠答曰願檀

雜錄
第二意
賞意
誰

意經

越安穩使彼亦復無他相出山語左右曰實
乃生所未見此人

孔君魚爲姑臧長清儉逼下有譏之者答曰奮
自處脂膏不能自潤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椽詩忽
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觀仁智樂寄暢山水
陰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旣醒左右誦之
誦竟右軍嘆曰癩何預盛德事耶

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丞

相方貶雷州子瞻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
曰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耶坡
曰途中遇章子厚乃回返耳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穎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
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
傅欽之胡寬夫錢穆父蘇東坡劉貢父顧子
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譙有新寵曾生
者舞罷爲遊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
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一絕窻搖細浪魚

吹日手弄黃花涼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
過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事康
公大笑坡曰但恐他姬厮賴耳

蘇公蘇公一日與温公論事坡偶不合曰相公此論
故爲驚厮踢温公不解曰驚安能厮踢坡曰
是之謂驚厮踢

蘇子瞻與章子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爲
祟客不敢宿子厚獨宿山魃不敢出招遊仙
潭下臨絕壁岼甚狹橫木如橋子厚推子瞻

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過之用索
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
石壁曰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子厚
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
能殺人也

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
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痴宰相不能和得
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
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取者便不

護讀

待解而
知即勞

蘇公

范忠宣謫來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爲耶？」

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

夢

知曰：我乃生瑛。

謂瑛不慧也。

瑛那得不生靈運。

真宗旣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上問有人作詩送卿，不朴言：「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再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裡去。」

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卽放回。蘇軾在湖州作詩追赴詔獄，妻子見軾出門，皆哭。軾無以語之，但顧曰：「子獨不能如楊朴之妻作一詩送我乎？」軾妻子不覺失笑。

東坡自海還過惠州，州牧故出郊迎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水次送某登舟，執手涕泣而去。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相見。」

自譽

歐陽季默常問東坡魯直詩何處見好東坡不
答但極口稱誦季默云如卧聽疎疎還密密
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坡云正是佳處
萬曆甲寅春張卿子過新都黃玄龍石嶺者黎
花花已半謝玄龍曰春老矣奚不早來卿子
曰余意正在悽涼

可憐
語

汪南明架上牙籤數萬卷客毗睨久之謂曰公
能遍識耶公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羊志曰卿等哭貴妃若

文章
左券

毒甚

悲當加厚賞羊卽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
曰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自哭忘妻耳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關象緯逼王介甫改闕
爲閱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而笑
曰恐是怕他

自合
替

黃庭堅作艷語人爭傳之秀鐵而呵之曰翰墨
之妙甘施於此乎庭堅笑曰又當置我於馬
腹中耶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



原件短缺

成
五
一
妙

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卽陰隲耳

我明舊例科道俱乘馬不得乘轎王化按浙一舉人入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時舉人徐曰卽起於大人乘轎之年

陸樹聲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已趙錦皆在坐趙曰陸公此行使天下知朝廷有不愛爵祿之臣李謂陸曰公病愈乎

一進士戲坐夏原吉公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慙退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來求詩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

唐輔曰某方頭癢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此師頭悶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公大笑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向天揖曰蒙賜清福其妻笑曰三餐苦菜和羹此清福耶

慈態

胡搖手止曰清福正在箇中上天甚所秘惜無得輕示與人復顧其子曰汝不得不傳

王寅少喜子房策故字曰仲房後人有薦其贊畫者寅曰時晚矣有赤松子不妨爲予一覓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荳棚下舉杯自酬目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張所爲且怪之伯虎笑曰汝譏我

司馬德操徽括囊謹愆人有以人物質之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

暑

君宜辨論而一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方遜志卧病絕糧家人屢以告方笑而言曰古人有三旬九食餽無儲粟者此時吾愁汝曰主翁亦所不免豈我取曰愁汝多告勞也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技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李元忠雖居要任惟飲酒自娛不以物務干懷時欲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其子操聞

此有流

入韻
淺師

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爾
愛僕射勸勿飲

張士簡嗜酒疎脫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
還吳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
簡嘆曰壯哉雀鼠

反語
之至
又愛

溫公喜漫語下令禮法自居二人嘗至庾公許
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
無鄙言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

慈
妙甚

弟學士祗點花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諭
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
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
州學內喫壘煮飯時不學士笑曰却須寄語
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壘煮飯是為甚的
司馬溫公屢言汪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以
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註侍
立殿均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
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何如發

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

嚴子陵隱跡富春山司徒霸遣使奉書使者求報嚴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嚴曰買菜乎

米芾知無為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

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為笑或問曰誠有不徐曰吾何常拜乃揖之耳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王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召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也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唐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為梯首

有

城中矢石如雨而竟無為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太宗聞而欲罪之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為精舍竹樹環遶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則邇其人則遠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木力加薦引曾未數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願豈可不畏

聞人伯卿在坐末趨前云有買脫空胡默然馮公具區髯晚出而早白人問曰公髯幾年變白公然髯良久曰未記與黑周旋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價其值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憚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以為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

不

之至

之至

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有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鷹建封曰如約遂巡建封又曰某有請請崔鷹坐中大笑得免

王仲舒為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吾可待也

吳

朱彛通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

趙宗儒為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眾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傍謂曰趙乃僕為東府時所送進士也

崔銑作南祭酒罷歸囊無江南一物謂人曰人言祭酒是金我道祭酒如玉耳

徐獻忠每見詩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內有丹羅汝鵬多髯少年即白一日起吊喪家司喪者謂曰公年尚未何早白乃爾羅對曰今日之來不得不如此

為13
3年

唐姚南仲廉察陝郊有客投刺云李過庭者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姚峴作熟思曰恐是李趨兒

竇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敕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多辦不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

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蘇東坡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坡笑曰吾從衆

陸楚生遠進士陸大成從堂叔大成發解南畿頗有聲望遠每對人呼大成舍姪人多厭之咸以爲言時王弇州在坐曰實是遠阿叔潘長官嘗要蘇東坡以坡不能飲以醴設之坡笑曰此必錯煮水也



原件短缺

15-16頁

諧語第七

吳苑曰語之次序自慧名豪狂傲五種之下不能細有標辨以定安排如冷之一義有何關說而居衆語上耶直以語之有致無致順手拈錄之耳若此之諧與謔與後之諷與譏此二種乃大同而小異不得下有先後故次諧語第七

世說新語
會拾

龍圖劉燦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然哉

可移贈和尚乃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曹琰爲郎中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揚子小琰曰何不道早吠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

涪翁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爲苦笋歸明日春衫誠可脫蘇得詩戲語曰吾固不愛做官遂直欲以苦笋硬差致仕

東坡見一家有界尺筆槽而破者向其主人曰
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
析事矣主人笑倒

劉燁嘗與劉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曰
君馬何遲筠曰只爲五更三燁曰何不與他
七上八言點蹄則下馬行也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叅玉版器之每倦山行聞
玉版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
笋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玉版此老僧善說

句不
語妙

法令人得禪悅之味器之乃悟

發端
句吟

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東坡

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
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
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
學士却着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
坡爲之撫掌

漢武帝嘗問東方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朔對
曰自唐虞之後成康之際未足以喻臣伏覩

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嚴子陵爲衛尉臯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逢龍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班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

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孔父爲詹事蘧伯玉爲太傅孫叔敖爲諸侯相王慶忌爲期門子產爲郡守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侯上乃大笑

漢武帝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宴不來朔拔劔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劔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

劔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王戎妻語戎爲卿，戎謂曰：婦那得卿壻。於禮不順。答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常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我法卿，自用卿法。

晉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橋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王不能復答。

好風流

真玄法

石曼卿常乘馬出御者失鞍馬驚曼卿墮地從
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
學士則跌碎矣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
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疇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
而善言語會論事移時吏相謂曰縣官甚不
和長官稱雨贊府道疇終日如此不和也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略無刻斲之迹王曰此

履豈非出於生乎艾子曰鞋楦是其核也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
突入錄廳端卽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
曰按諸無故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尹大
笑爲別市猪以祭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
與脩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脩書可謂糊
繇入布袋刁曰汝之任官何異鮎魚上竹竿
艾子好飲酒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

宜以險事休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彘膈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尚活世，今況四臟乎？

杜邠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諫非攝生之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耶？放倒即漫。

石中立嘗與同列觀南園獅子，主者曰：縣官日破肉五斤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乎？中立曰：吾輩員外郎，安敢比園內獅子。

伶官敬新磨以謔得罪，莊宗大怒，曰：弓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無光矣。帝釋之。

丁謂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可比。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謂登第四自以爲與何齊名，恥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

○
馮祭酒具區攜妓泛西湖泊於定香橋畔有羣
青衿士擁觀公不堪令移舟青衿輩大怒隨
舟厲聲曰爾已過會元已過祭酒獨不畏吾
將來耶公命使者報聲曰致上秀木縱若隨
後趕來老夫已過學士港矣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
早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笑語之曰人言
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

西王母獻桃於武帝云此桃三千年生花三千

年熟折方朔云餽桃三熟此兒已三偷得此
桃帝曰嘗聞鼻下長一寸是百年人方朔笑
曰彭祖壽年七百歲鼻下合長七寸

五代馮瀛王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
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
敢說非常不敢說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
或譏年輩相懸長源曰大山老鼠俱爲十二
相屬何怪之有

武林鄒虞知延平延平素產繡補親友皆先從
虞索之後抵任補絕少惟四時多笋過者以
笋餽之語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宏道與陶望齡
同遊陶詩云宿幾夜嬌歌艷舞之山袁笑曰
此詩當註明不然後日累君諡文恪也

葉月潭鬚髯初白或告之曰尊鬚有一二莖報
信月潭遂於袖中取鑷摘之曰報信者一錢
江進之舉進士其父貧甚爲報捷者索重賞至

困大覺憤懣羅汝鵬過而慰之曰公且耐生
兒不肖奈何聞者大笑

袁中郎偶中熱減衣丘長孺謂之曰天且寒何
不加衣中郎曰加則恐流鼻紅長孺笑曰減
則恐流鼻白

太倉王內閣荆石性僻潔不輕接引司寇鳳洲
性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曰內閣是
常清常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

潘方凱性風流不恒先與平康妓鍾舉孃後舍

大奉承

慧言

晉

之復與董素卿合李本寧太史謂之曰均一重也何舍金而取草對曰均一重也爲一正而一偏李笑曰略覺輸下耳

梁吳均有詩曰秋風瀧白水鴈足印黃沙沈約語之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公已印訖

江西有驛官以榦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醢畢熟其外盡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又一室茶庫諸茗畢貯

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又一室菹庫諸茹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皆

駙馬梅殷守淮南文皇正位罷兵入見上曰都尉功勞可念也對曰臣領其半上曰功勞惟有大小安有全半對曰勞而無功非半乎

龍大渠官至太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戒曰爾平日多戲語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應曰堂尊承教

道學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然燭而行。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粉、虞候欲出來、祇應也。

米芾嘗作詩云、飯曰雲、有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宋元祐間、有陳上舍、治春秋、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戲之曰、春正月、會具姬於宋、夏四月、復會於曹。

不甚佳

張融常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山、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上、听住、在其間、上大笑。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鬣者、顧謂散騎常侍李駒、駒曰、赤也、何如、駒曰、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者。

齊高祖作隱語、以卒律葛答為煎餅、復謂諸臣曰、汝等為我作一謎、我為汝射之、石動箭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

可發
市井
見笑

味有

曰是煎餅也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
筩曰乘大家熱鑊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唐玄宗嘗登北苑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
問黃幡綽曰此是何人黃曰是年滿令史上
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

玄宗嘗與諸王會食寧王失口噴飯直及龍顏
上曰寧哥何以錯喉黃幡綽曰非錯喉是噴
嚏

齊高祖嘗令人讀文選有郭璞遊僊詩嗟嘆稱

非臣
每作
虛語
想王

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有動筩
起云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即勝伊一倍高
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能勝
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筩即云若不勝臣甘
合死乃揚聲曰郭璞遊僊詩青谿千餘仞中
有一道士臣作云青谿一千仞中有兩道士
高祖大笑乃止

石動筩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
者七十二人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

着冠幾人未着冠博士曰經傳無文何因得
考動筭曰已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
二人博士曰據何文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
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
也豈非七十二人乎坐中皆大笑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與越國公楊素並馬言
話路傍有槐樹顛顛死素乃曰侯秀才埋道
過人能令此樹活不曰能素云何計曰取槐
樹子於樹枝上懸着即活素云何也曰子在

回何敢死素笑幾墮馬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楊素齋名紙至
省門遇侯白請為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
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
六斤曰何為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
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為錯題人姓名
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乃
題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倉卒無稱可稱
斟酌之只應是六斤半

便俗
語

侯白赴一人宴後至衆曰罰爾作謎必不得幽
隱難識及詭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
見者白卽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
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卽令自
解云此是犢子滿坐譁然

隋河間郡劉焯之從姪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
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或與之枷着焯曰終
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
不見婦

杜正倫譏任環怕妻環曰婦當怕者有三初娶
時如菩薩豈人不怕菩薩旣生育如鬼子母
豈人不怕鬼子母年老面皺如鳩槃荼豈有
人不怕鳩槃荼耶

王玄同任荆時出主社事偶有犬來遺穢玄同
自舉搏擊之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舉擊之
玄同曰苟利社稷專之亦可

唐吏部侍郎楊思玄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
以禮而排斥之爲選人夏侯彪所訟御史中

俚俗
妙語

丞郎餘慶彈奏免中書令許敬宗曰固知楊
吏部之敗也或問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
羊不敗何待

李程爲夏口日有客辭焉李曰且更兩三日客
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李曰但相信住
那漢口不足信客掩口而笑

薛昭緯未登第前就肆買履肆主曰秀才脚第
幾對曰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惟有韭菹藟韭生韭雜菜

或謂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丁晉公自岷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
盛公曰惟岷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
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秦太虛爲御史賈所彈張文潛戲之以千餘年
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

禮侍郎葉盛轉吏侍郎禮尚書姚夔設宴鄭重
因曰做鄉親友干謁者衆煩公垂念葉唯唯
亡何姚進太宰葉攜酒往賀執杯獻於姚曰

冷

誰可入

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

周文襄在兵中好徜徉梵刹旌旗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必拜人或謂之文襄笑曰卽以年齒論彼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

李東陽在京邸會試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衆未解公笑曰只是待湯

耳

守備太監某挾貴誇詡喜延接士大夫獨王司

徒鴻儒不往或以爲言王曰往來雖無我談笑却有我聞者大笑

熊際華望演易臺迷煙雨不見笑曰遵養時晦宜其濛濛也。

熊敦朴與館選改兵部左遷通判往辭張江陵相公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癢相關此行宜着意熊曰老師志未見痛相公問故答曰王叔和醫訣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相公大笑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

故當不昧此語

介葛盧知牛語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漠長風眼如懸河決溜安鴻漸有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妻呼入總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復戒曰來日早臨須見淚漸明日以巾納濕紙置於額大扣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驚

曰淚何從額流對曰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潘景升家雖貧而客來者甚衆必百計以款送之常謂羅遠遊曰人窮皆有底余窮獨無底羅曰何也曰窮客日來豈有底乎羅曰窮客日來正是窮底

盧思道常在賓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

汝南袁德師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日袁德師

樓

舌萃錄卷之四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勾吳吳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謔語第八

吳苑曰，誠諧戲謔，一類耳。一類而兩之，非字之蛇足乎？字既蛇足，即許李輩尚不能辨，况我耶？吾請以蓋之所取諸語定二字耳。第戲不及虐為諧，及虐為謔，故謔字從虐，於此可

以小分乃次謹語第八

王平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
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放見而笑之曰君真所
謂汗淋學士也

段少連陳州人晚年因官還里中與鄉老會飲
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皆
以樂器和之有一老儒獨嘆曰某命中無金
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木
星亦不甚得力也

大德

此更一
佳轉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
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
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
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爲松樹無忌連聲問曰
吾所倚者何樹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
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
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
應曰胡面尚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狀貌
胡也

東坡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殆
遍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與共
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
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蘇子瞻與姜制之飲姜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
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子蘇子子瞻
答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衆
請其故曰非半夏非厚朴何故曰姜制之衆
皆絕倒

秦少章云郭攻甫嘗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
先自吟誦聲振林木既罷謂東坡曰祥正此
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之坡曰七分來是
讀三分來是詩郭不懌

無錫孫南公軀幹微小郝公琰戲抱之孫曰當
日張江陵抱主登位正是如此郝曰汝非
孫子耶

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
者之手恐爲所浣卽坐轎爲頂蓋所礙遂撤

傑

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為戲

隋京兆杜公瞻衛尉臺卿猶子也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因而朝戲公瞻謂兄既姓陽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實射宣王

殿內將軍隴西牛子充嘗謂陽玠曰君羊有疥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見玠

新

之孫

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啖芥菹對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新牛肉

太倉令張策在雲龍門與陽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

太子統馬蘭陵蕭翊爽俊有才辯嘗謂陽玠曰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於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宋主或之子絢年五六歲警悟外祖何尚之賞

異焉嘗教讀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因戲之曰
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曰便可道草翁之風
則勇乎

漢武帝時郭舍人與東方朔校射覆不勝上令
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朔笑曰咄口
無毛聲聲聲凡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
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
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
無毛者狗士也聲聲者鳥哺敷也凡益高者

詆解

鶴僂啄也

孫權嘗饗蜀士費禕迺敕羣臣伏食勿起禕至
權爲輟食而羣下不起禕云鳳來翔麒麟
吐哺驟驢無知伏食如故

節要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爲是
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晉蔡洪赴洛洛中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
英才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吳楚之士亡國
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答曰夜光之珠不

必出於孟津。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無是其苗裔乎。

陸機在王武子坐，偶潘安至，陸便起。安仁曰：清風至，亂物起。陸應曰：衆鳥集。

王導妻妬，導有衆妾在別館，妻知之，持食刀將往。公遽命駕，患牛遲，手提麈尾以柄助打牛。蔡謨聞之後，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

可八
語

自叙謙。蔡曰：不聞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耳。

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安能勝馬也。晉張天錫從事中郎韓博奉表並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謂博曰：卿是韓盧後，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刁。闔

解

坐烘然

秦符堅克襄陽獲習鑿齒釋道安時鑿齒足疾
堅見之與語大悅嘆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
今破南土獲士一人有半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
有二斗美酒當與公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
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譁談
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
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

公榮

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輯高座寺多在彼宴息
法雲師亦蕭寺日夕各遊二寺而不相往來
孝嗣嘗謂法雲曰法師常在高座而不遊高
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蕭門何不至蕭寺

不從

梁安城王蕭欣以文詞擅名所敵擬者唯河東
柳信言然柳內雖不服而莫與抗及聞欣卒
時爲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足跳連
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烘然大笑

柳又
畏此
客也
以無
時有

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諧郊勞過朝歌城晏子曰殷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永嘉南渡盡在江外

梁汝南周捨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師何以捉鋤石香鑪答曰檀越既能戴纛貧道何為不執鋤

齊王元景為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敏有一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典琴曰公不作齋何故嘗云解齋元景笑曰汝作字

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為天闥崔謚謂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錐遍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樹鬚崔氏世有惡疾故云

北海王晞字叔朗為大丞相府司馬嘗共相府祭酒盧思道禊飲晞賦詩曰日暮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有中使召晞馳馬而去明日思道問晞昨被召以朱顏得無以魚鳥致貴晞

皇非
皇非
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等亦是留連
之一物何獨魚鳥而已

范陽盧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
盧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子十人皆不及畜生
高平徐之才父雄祖成伯竝善術世傳其業納
言祖孝徵戲之呼爲師公之才曰旣爲汝師
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徐之才常以劇談調僕射魏收收熟視之曰面
似小家有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墓具

唐韋慶本兩耳前卷朝士多呼之爲卷耳有女
選入爲妃長安公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
足下女得爲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
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

秋官侍郎狄仁傑戲同官郎盧獻曰足下配馬
乃作驢獻曰中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
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狗

張昌齡謂蘇味道曰某詩所以不及公者爲無
銀花合也蘇曰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

解粗

釘昌齡有今同丁令威之句

寶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偉弄寶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偉曰既復短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寶應曰公自大有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寶曰樂公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寶云身長如許口齒齊啞豈不是長齋衆大笑

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爲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削之庾捧翫

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鷓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鷓甲辰

白居易與張祐初相見謂曰久欽藉甚記得款頭詩祐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非欵頭詩何耶張笑而答曰祐亦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耶

晉張謔好於齋前種松柏袁山松出遊好令左
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送殯

陸士龍荀鳴鶴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所茂

先令接語以竝有大才可勿常談陸抗聲曰

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

天觀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曰本謂雲

龍駸駸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

張撫掌大笑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

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

河操櫓女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

牽船

劉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恐黃幡綽見嘲乃密

賂之幡綽言曰文樹不似猢猻猢猻強似文

樹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從者而入

有僧馮門熟睡坡戲曰髭鬪上困有客即答

曰何不用釘頂上釘

創語
妙甚

蕭在

唐進士曹唐遊僊詩才情縹緲岳陽守李遠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儀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見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時拜見安知壯水牛不勝其載矣

唐營丘有豪民姓陳者染大風疾衆稱之爲陳癩子聞人稱之皆不欲人有諛其所苦減退則酒食延待優豐有游客心利所需謂曰足下之疾近日尤減陳欣然命酒贈貲客將去

客太
酷毒
尤甚
風疾

又謂曰此疾還是添減症曰何也客曰添者添上肉泡減者減却鼻孔陳不悅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弟乃甚痴都欲嘲棄之玄度爲作賓主相對劉真長笑曰玄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司馬防當舉曹公爲比部尉後曹公進爵爲王召防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不防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劉諒爲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日與諒共

似譏

甚

卷
王亦
慧

與前
同意

遊江濱，嘆秋聖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渺渺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為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宗如周面狹長，蕭譽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

曰：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

李至剛以罪褫衣冠，平巾入史館，供職，自稱修史人，李至剛於是館職中人，故溼言曰：羞死人，李至剛。

劉閣老嘗議丘文莊著述，戲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原件短缺

潘滄邂逅一客陸姓字伯陽潘晒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稱焉六百羊何堪命名

陸式齋遷職方李西崕爲學士戲曰先生知幾故入職方陸應曰先生附熱故入翰林

何中丞棟偕許中丞嘗輕車褭衣過宋姬館或戲之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聶大年眇一目聘至燕有欲識之者童大章曰其人無甚奇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

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曰江漢日高天

妙絕

太戲

王渾與孀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卽答曰庾穉恭家庾笑曰諸孫大盛有如此兒又答曰未若諸

晉唐
人多
名爲

庚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荆蠻。敢與大邦為伍。習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桓豹奴是王丹陽混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愈不悅。

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會相喚。自求押到何也。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女。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簾之揚之。櫛在前。范曰。兆之汰之。沙礫在後。

祖廣行恒縮頭。請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眾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益多。先是太史令傅忠孝善古星緯。人為之語曰。傅忠孝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

穿地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爲一字令曰須得一
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沒量斗濤曰
川有似三條椽公曰柰何一條曲濤曰柰公
爲西川節度尚使沒量斗酒佐三條椽內惟
一條曲何足怪

桓溫自比宣帝劉琨之儔征還北方得一婢問
之乃劉琨妓女也一日問曰吾似劉司空不
曰似甚曰何似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

須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鳴溫於
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齊地多寒春深未葶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
一筐以饋艾子且曰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荐
艾子喜曰煩汝致新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
獻公罷卽以喂驢也

吳郡老寬致仕到家訪山人邢量邢方自炊羹
公曰卿亦知調羹耶邢曰如公之扣蓬門終
是勉強從事

蘇州嚴相公訥面麻俚語於蘇州有鹽豆之誚
木足觀公曰君棋甚佳但長不落

蘇州嚴相公訥面麻俚語於蘇州有鹽豆之誚
河南高相公拱作文常用腹藁俚語於河南
有盜驢之誚二公相遇高誚嚴曰公豆在面
上嚴曰公草在腹中

具門妓張好兒雖是徐娘老景然婉麗而美少
年爭交歡之有大醫院目杜君拉遊虎丘觀
張曰老便老終是小娘張答曰小便小終是

老爹同遊者無不捧腹

詩僧克文有俊才初學詩常質於郝公琰郝曰
師必大作齋啖我不然必以師詩顛倒點抹
羅遠遊笑謂克文曰師母受郝瘦兒欺尊詩
總無抹處

黃琬少敏慧以祖太尉瓊得拜童子郎時司徒
盛允有疾瓊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
副府允發書視畢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
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徒

歸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司馬宣王辟周泰爲新城太守尚書鍾毓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彩固守吏職獼猴乘土牛一何遲也

盧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騫曰卿既姓盧是盧令之後

沈存中方就浴劉貢遠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

○
常出
光味

衆愕問之曰益成括矣

殿中丞丘浚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甚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坐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

千載
能消
現

類

命曹行酒適遍公自內出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謂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坐大笑

伯機學王羲之書故云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常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登溷詩也

王文穆夫人悍妬欲置左右竟不可得後宅圃

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

王定國寄書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君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祗是權攝已耳

顧臨子敦為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我為之不難當出其上子瞻笑曰君作尹須改姓顧曰何姓曰姓茅喚作茅廣漢

雀

德後如之
為戲耶

力諸
可以
沙世

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
乾慈應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與蔡氏之宗
謝超宗見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
曰慈書與大人如鷄之比鳳超宗鳳子也
北妓張蓮英慧甚何雪漁與之密因同寢撫張
私處戲之曰此是朝天蓮張曰非也是夜舒
荷

陳進士為歛令墨聲甚著後改為南大理評事
司徒方定之笑曰陳公昔為富翁今為評事

怪哉

陳音入朝誤置冠纓於背及覩同列垂纓俯視
領下而駭曰吾何獨無纓也一人遽持其纓
而正之曰公豈無纓獨少背後眼耳

惡

楚僧練江能詩善蹴踘袁小脩以書薦之潘景
升許潘正誦楞嚴誦畢始相見僧曰居士苦
誦經是為有髮僧潘笑曰和尚好蹴圓亦是
無髮居士

以佛
眼
之
可

李太史與某公善李夫人姓王某公夫人姓甘

一日王夫人病目某戲李曰王昏而不能進
柰何李答曰甘爲人下而不辭何也

薛道衡聘南至一寺禮拜堂上一僧讀法華戲
曰鳩槃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卽以法華經答
云毗舍闍鬼乃在其中

徐陵聘隋謂盧思道曰昔殷遷頑民本居茲邑
今存並是其人思道答曰昔永嘉南渡盡居
江方今之存者惟君一人

李大壯畏妻特甚妻病求鴉爲藥時積雪未消
難於網捕妻怒欲加捶楚大壯涉泥出郊用
粒食引致之僅獲一枚友人戲曰聖人以來
鳳爲儀李郎以獲鴉免禍

馬都督老而無齒郭定襄戲曰吾昨聞隣姬哭
甚哀馬問何哭郭云其姬喪夫撫孤子哭曰
痛汝沒爺兒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問王曰何相見之闊也
王曰遭此淋雨

釋貫休一日與杜光庭舞鸞於通衢而貫休馬

市井
語

佳

忽墜糞光庭速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
曰非數珠乃大還丹耳

東坡在黃卽坡之下種稻爲田五十畝自牧一
牛一日牛病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証狀王夫
人多智多經涉謂坡曰此牛發豆斑療法當
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後舉似章子厚
云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
妻猶能接黑牡丹也子厚曰我更欲留君與
語恐人又謂從牛醫見來姑且去坡大笑

程